

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90后的服务

当成都朋友晒雪时,我在达州,当达州朋友晒雪时,我来到了成都。2018年岁末,这场纷纷扬扬、薄薄覆盖川蜀大地、银装素裹的美丽,被我完整错过,看朋友圈的图片唏嘘遗憾。

这都怪儿子,因为小子决定元旦节要回成都和同学迎新。90末的短短人生,开始有了惦记某地某些人的思绪,却不是故乡,不是爹爹亲妈。和儿子多年作战经验知道,强行劝阻必定是比冬雪还要寒冷的面孔,算了还是妥协,追到成都会合,顺便出资安排吃住。

儿子从重庆出发,我从达州出发,成都东站碰头,老公一如既往年底加班。看到儿子灰色的长羽绒服没到膝盖,很高兴小子晓得给自己保温,穿得像个大灰熊,但一拳头打在他身上,发现内里空荡得很,再一捏软软的就是嘎嘎了:“毛衣都没穿吗!”我恼火地吼。

出站,寒风扑面,显然低估了雪后初晴,固态水变液态水,需要吸收热量导致的气温下降。儿子马上开始对成渝两地的比较:还是成都要冷些。我拉密实围巾,竖起羽绒服毛领,戴上手套,嘱咐儿子也像我一样抵御寒冷。儿子显然缺少装备,却嘴硬:不怕。拉杆箱上的厚实胖爪皮肤粗糙皴裂,要给他买手套护手霜,说不习惯,拒绝。

到成都还有一个目的,充分发挥儿子熟悉电子产品的作用,让他帮我选择一款平板电脑。羡慕那些随身携带电脑,等车喝咖啡都可以敲打几下键盘的同志,很有一种成功人士的模样。坚持写作两年,庆幸在奔5途中,挖掘出一件喜欢并坚持的爱好,给自己投资,是因为赵医生近来颇有些懒惰消极,需要用花钱鼓励自己努力。

儿子时常会有拥屠龙之技却无龙可屠的哀叹,总恨咱家缺钱,不能满足他购买新产品,对科技的进步贡献太少。有了这桩差事,很是兴奋,不顾舟车劳顿,当晚便拉我到春熙路。夜色掩映的城市,和冰雪覆盖的大地,各有各的美,前者热闹多彩,后者静谧素白,都是包容万物、掩盖瑕疵后的虚幻。儿子又开始成渝之间的比较:还是比解放碑漂亮些。

方位感缺乏,在大型商场总是晕头转向,非常依赖他人带路。儿子一边给我讲解平板和电脑的差别,一边推荐了几个品牌,拿着手机导航找到专卖店,分析品牌间各自的优势,帮我决定购买微软Surface。

到了微软专卖店,瘦高的年轻店员介绍产品,他的功课显然没有儿子做得好,关于一些参数和功能术语,没儿子说得明白。儿子完全站在店方角度,极力促成这桩买卖,生怕我嫌贵放弃交易。他充分考虑到平时我包的大小,建议买10吋屏幕而非12吋,避免重新买包造成浪费。

看儿子和店员默契配合,我很希望假期小子可以找一家电子产品商店打工,让他英雄有用武之地。他俩用半个多小时,解答我提出的一系列外行问题后,我决定交款拿东西走人。小伙子高兴地填单,却发现这款产品刚好缺货,他迟疑着告诉我们,已经通知总部送货,大概需要等待半小时。

已经是晚上9点,儿子说网上下单明天就可以到货。小伙子比儿子大不了几岁的年轻脸庞,流露出明显失望,想来,岁末关店前本来有一个希望,却因为其它原因失去,的确让人沮丧。我问小伙:90后?答93年。儿子得知店员的收入与销售挂钩,同意等待,小伙子明显松口气。

等待的过程,继续逛商店,看到优衣库中人气超旺,年终搞优惠。看到一款和他身上相同的裤子,现在降价几十元,赶紧再买了一条。对待穿着,儿子甚是随便,觉得服装最没有科技含量,在衣着上多花钱都是浪费。

半小时后回到微软店,小伙子看到我们返回,没能掩饰住内心的喜悦,主动送我一张64G的内存卡。两个90后一阵忙碌,各种讲解演示,让我初步学会操作,剩余一些安装系统的工作,儿子主动替店员担当,并和家中电脑同步,回到宾馆后捣鼓到深夜才完成。

2019年,最早的90后,开始准备而立之年,最晚的90后,已经进入弱冠之年,成人阶段最关键的10年。享受他们的服务,既有看子女成长的喜悦,又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惆怅。经常发出感叹:哎,娃儿都这么大了,我们咋不老嘛?

最是时光无情。2018已弃我们而去,2019赶早写下这篇文章,希望新年有个勤奋的开头,为家中90后立言传身教的榜样,为自己换不虚掷光阴的评价。

新年快乐!祝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,万事如意!

你还会不会活

□沈萍

从前吃东西是随心所欲的,最近几年忽然就开始无休无止地瞎琢磨:这吃着脸上会不会有痘疤开花,那吃着血脂会不会升高。这东西是否树上自来熟,那东西咬着有没磕裂牙齿的危险。还有,若吃出一个肥胖身材从此与漂亮衣服绝了缘可如何是好!

说到衣服,一言难尽。以往吧,保个暖就行,若能同时把住点时尚的脉搏是件得意事,如今不行了,随波逐流那叫一个俗,滴上几点“雅”露显出一种高级味势在必行。

口袋光滑如剥光了壳的鸡蛋的时光有些遥远了,支付宝里不缺那几个子儿,这是目前如我这般工薪阶层仅存的一丝底气。可钱只是解决了基本问题,去哪淘件中意的常令我焦头烂额。逛实体店兴致骤减,网上倒是应有尽有,可越来越鼓的肚腩严重阻挡了我勇往直前的步伐。说起这个,又是一番头痛。跟前那样吃喝,跟前那样行动,却无法再如从前般苗条灵动。腰粗肚凸,应该是年渐长而新陈代谢慢的缘故,可要上班挣银子,要忙碌无穷无尽的家务,哪有时间惦念什么新陈代谢,更不可能与此作不屈不挠的抗衡了。

各种现代病不知从哪个角落晃悠悠地出来了。目光在手机上划来划去,划得眼睛酸酸胀胀,头低着低着就低出了颈椎痛,只好时不时地仰头与情不自禁的低头作持续性的较量。无奈那颈椎痛缠上了也就赶不走了,今儿贴片来自遥远的某个岛国的药,明日再换片国产的,比较来比较去,总觉得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于是遍访名医,只是此医生与彼医生说的活常常相互打耳光,噁哩啪啦一阵子,疼痛依旧。

最简单的吃与穿,最平常的生活习惯,竟然出现了不适症,不适的最终结果便是自信的轰然崩溃。

感觉不会活了,无论怎么活都觉得不是这里磕着就是那里绊着,活得越来越不利索。如此下去,要了命也是有可能的。

时不时有这种感觉,那是因为内心浮躁,冷静的时间越来越少,偶尔冷静,思思前、想想后、左顾顾、右盼盼,缩手缩脚也缩脚。

不会活还偏活着,半点质量迫在眉睫。工作日忙得灰头土脸,一到周末迅速投入洗洗刷刷的战斗中,这种情况得果断翻篇。偶尔下个饭馆搞劳搞劳缺点油水的胃,这个事儿得提到议事日程上。有个这假那假别闷在家里,出个门儿散散心,外面风光无限好,辜负了是自己对不起自己。有闲之时约个三五知己喝杯咖啡聊个天儿岂不美哉。很多很多,从前想不到做的事,以后得豁出去做。

如此这般,或许,又觉得会活了。自信地活出日子里的美丽,才是生活本来的意义。

连载



北河拐弯的地方

龙懋勤

在计划经济的年代,罐头厂的原料不缺,猪肉由国家调拨。产品销路不缺,远销海内外。农民辛辛苦苦养出来的生猪,往往是到年关才杀,交一半给国家,自己留一半,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,谁也不敢私杀乱宰。农村生产队和大队集体养的猪,首先要送食品站,支援国家建设。城里肉摊上所卖的肉那是凭肉票供应,肉食紧的时候每月一人半斤,松的时候每月一人一斤。由于当时农村生活也非常困难,除了年关,平时是没有猪杀,农民辛苦一年到头,只有过年杀年猪,才有肉吃。所以城里的居民经常是供应咸肉或冻肉,一年到头很难吃上鲜肉。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,开始实行市场经济,猪肉价格市场化,罐头厂低价进肉的历史渐渐结束了,风光不在。在厂里工资奖金逐年走低的情况下,工人们又开始了顺手牵羊的偷盗,防不胜防,雪上加霜,工厂的衰落已是早晚的事了。1989年我国的出口业受到沉重打击,尤其是麻纺、棉纺、食品等出口型轻工业,大多遭受灭顶之灾,导致大量企业滑到破产的边缘。罐头厂就是在那次的大环境下,由严重亏损渐渐走向破产,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罐头厂彻底破产了,烟囱不再冒烟,机器停止轰鸣,到处是一片寂静。再后来,随着城市的发展,罐头厂成了城中的工厂,属于未来的城市建设规划区,改制或恢复生产更是南柯一梦,唯一的出路只有破产,出卖。可惜时至今日,有货无市,推销不出去,厂子也越来越衰败。

何厂长站在窗前的回忆是沉重的,就是圣人也没办法扭转乾坤,他感到自己其实也就是个维持会长,现在而今眼目下,稳定安全是头等大事。他望了望天上,看不到太阳,乌云在汇聚在翻滚,风摇着树枝,发出哗哗的声响,天光也比上午暗了许多,凭自己的直觉,大雨就要来了。俗话说,七月的天是娃娃的脸,说变就变。他心里一紧,顾不上睡午觉,决定到棚户区去看看。每次下大雨之前,他都要到那里去走一走,好像成了例行公事。那些破房子烂棚子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,一旦房子倒了死了人,他这个厂长也不好交代。

他下了楼,进了楼下的菜市场。这个菜市场是下岗工人开的,顶上罩着网眼布,下面摆放着一排排半人高的水泥板,各色蔬菜水果、调料干果、日用杂货应有尽有。工人从大的批发市场进货,拿到这里零卖,赚取一点小钱,养家糊口。他一路走来,都有工人和他打招呼,他也微笑着向大家点头。他说,兄弟姐妹,看样子要下大雨了,收得摊了,回家看看,你们那些破房子,要好好盯着,千万不要倒了压着人,不要嫌我老何婆婆妈妈,我是为你们好。有人问,何厂长,听说要卖厂了,你不能不管我们贫民房子的人哦,四百多户下岗工人,你要搁平哟。何厂长苦笑着说,八字还没有一撇呢,你们这些人啦,我真服了,我没有赶大家伙走,就算我积德了,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有人说,我们都是厂里的工人,中央都说要以人为本,要和谐社会,我们过去是工厂的主人,现在住到厂里,那更是主人了,工厂的福利人人有份,凭啥子我们就不能住进来?何厂长无可奈何地说,好好,利益均沾,现在而今眼目下,有啥子福利?都是画饼充饥,你们有那份耐心,就等吧。

他又来到棚户区,一边走一边大声喊,大雨要来了,大家注意安全。不少人从低矮的门里探出头来,和厂长打招呼。一个平时和老何有玩笑开的男工人说,厂长,又来叫春了。何厂长骂了一句,“牛脑壳”,你龟儿子文明点,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,要不要我揭你龟儿子老底。那个叫“牛脑壳”的工人嬉皮笑脸地说,厂长,我叫春,你走草,厂长打我一个嘴巴,你打我右脸,我伸左脸。何厂长友善地笑了笑说,你是我们厂里出了名的大社员,哪个敢碰你一个指头,牛老弟,你少给我惹是生非就行了。“牛脑壳”行了一个礼,我一定当厂长的顺民。何厂长说,少来点花言巧语,我走了。“牛脑壳”又说,厂长,一路走好。何厂长恼怒地说,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,一路走好是你祖宗。“牛脑壳”用右手拍了自己的脸,臭嘴、狗嘴、婆娘嘴,厂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何厂长说,你老弟呀,哥子懒得说你了,滚回去。

(四)